

## 運用 SNA 探討清代《史記》評點閱讀接受網絡<sup>1</sup>

邱詩雯<sup>2</sup>

**摘要：**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敘事文學傳統的典範，啟迪了後代文學創作，諸多文人皆受其濡溉。評點是中國特殊與文本並存的文學批評方法，透過閱讀時隨手的圈點、夾注尾評，標示文章內容和形式之菁華，展現個人見解。明代《史記評林》是《史記》評點的集成之作，匯評名家諸抄，次及文翰大成與評史，約收錄了近百五十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史記評林》出版之後，清代的《史記》評點亦有可觀。並且，在評點文字中，常有引用他書的狀況，如牛運震《史記評注》、程餘慶《史記集說》、吳汝綸《史記集評》等。我們可從書籍的引用，推知評家對於前人評點的閱讀脈絡，進而梳理其接受系統。然而，由於書籍間互相引用的狀況複雜，本文根據清代《史記》評本文獻整理基礎，透過文獻內部的交叉比對後，以數位人文社會關係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方法，繪製視覺化關係圖，串聯清代《史記》評點交互引用

<sup>1</sup> 收件日期：2020/10/16；修改日期：2021/03/22；接受日期：2020/03/30  
本文原名為〈清代《史記》評點閱讀接受脈絡初探〉發表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傳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感謝特約討論人劉榮賢教授點評，以及學報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讓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更聚焦完整。並由衷感謝科技部「清代史記評點研究」（MOST 106-2410-H-006-119-MY2）、「明清史記評點研究」（MOST 108-2410-H-006-075）前後三年期計畫經費支持，特申謝忱。

<sup>2</su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的閱讀接受網絡。則完成此研究，除了能夠充實《史記》的評點發展史外，更能透過數位人文工具的使用，補充文本閱讀接受視覺化分析的實證成果。

**關鍵詞：**史記、評點、閱讀接受、社會關係網路、Gephi

## Using SNA to Explore the Reading Reception Network of Commentary on *Shiji* of Qing Dynasty<sup>3</sup>

Chyu, Shih-wen<sup>4</sup>

**Abstract:** *Shiji* is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critic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sed commentaries to make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ritics in Qing Dynasty often cite the commentaries of other critics in their works. If we connect these citations together, can we observe their reading acceptance system? This study involv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nected the Qing Dynasty critics citing the information of others. Fourteen major work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e centrality of the node reflects the academic coordinates of the critics. To conclude, this study may be of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reading reflection situation of criticism history of *Shiji* of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also showed the applicabil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method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Keyword:** *Shiji*, Commentary, reception, SNA, Gephi

---

<sup>3</sup> Received: October 16,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March 22, 2021;  
Accepted: March 30, 2021

<sup>4</sup>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手法之一，明代中後期起，進入了全盛時期。<sup>5</sup>《史記》是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典範之作，其文學價值之挖掘，與古文辭派、唐宋派對於《史記》的評點密不可分。<sup>6</sup>嘉靖、萬曆、天啟、崇禎年間，皆有《史記》名家評本問世，其中亦不乏匯評集成之作。<sup>7</sup>對於其文學特色及價值，勾勒甚多，可謂是《史記》評點的全盛時期。

清生於明後，面對龐大的《史記》評點成果，當有其傳承開拓。清代的《史記》評點，主要有四種形式，包括評點單行本、選入他說的匯評本、藏於古文選本中的《史記》選評，以及散見於別集中的筆記雜論。四種之中，又以前二種為評點資料較為集中者。<sup>8</sup>據筆

---

5 章培恒、王靖宇：〈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序〉，《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

6 高津孝：「明代評點的特徵在於古文辭派將《史記》作為文章作品和文章範本來看代。號稱反古文辭的唐宋古文家們也很重視《史記》。」高津孝：〈明代評點考〉，《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93-94。

7 明代中後期《史記》評本，主要包括嘉靖年間有楊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史記題評》；萬曆年間有凌稚隆編《史記評林》、焦竑輯、李光縉匯評《史記萃寶評林》、吳默輯《史記要刪評苑》、袁黃《新鑄了凡傳利用舉業史記方潤》、焦竑編、李廷機注《史記綜芳評林》；天啟朝則有茅坤輯《茅鹿門先生批評史記抄》、唐順之《唐荊川批選史記》；崇禎年間則有孫鑛《孫月峰先生批評史記》等。高津孝：〈明代評點考〉，《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94。

8 據張新科〈論清代的《史記》文學評論〉一文統計，有三十餘種文學評論較集中者，包括林云銘《古文析義》、孫琮《山曉閣史記選》、吳見思《史記論文》、吳楚材《古文觀止》、徐乾學《古文淵鑿》、汪越《讀史記十

者初步統計，依評者年代先後排序，有吳見思《史記論文》、儲欣《史記選》、孫琮《山曉閣史記選》、蔣善《史記匯纂》、湯諧《史記半解》、方苞《史記評語》、姚祖恩<sup>9</sup>《史記菁華錄》、浦起龍《古文眉詮》、何焯《義門讀書記》、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李晚芳《讀史管見》、牛運震《史記評注》、程餘慶《史記集說》、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吳汝綸《史記集評》15種。

然而，上述清代重要的幾部評本，雖然如蔣善《史記匯纂》、吳汝綸《史記集評》、程餘慶《史記集說》，雖名為匯纂、集評、集說，但選入他說的份量，據筆者統計，分別為27、21、54家，並非能與明代凌稚隆選百五十家入《史記評林》規模相當。換言之，有清一代，並未有較全面的匯評問世。前人對於清代《史記》評點的研究，也因缺乏一個完整的匯評本，研究多集中名家大家的專

表》、儲欣《史記選》、李晚芳《讀史管見》、湯諧《史記半解》、蔡世遠《重訂古文雅正》、汪基《古文嗜鳳》、方苞《評點史記》、牛運震《史記評注》、浦起龍《古文眉詮》、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姚鼐《古文辭類纂》、邵晉涵《邵氏史記輯評》、丘逢年《史記闡要》、丁晏《史記餘論》、程餘慶《歷代名家評注史記集說》、林伯柯《史記蠡測》、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吳汝綸《點勘史記讀本》、余誠《重訂古文釋義新編》、李景星《史記評議》、楊于果《史漢箋論》、楊琪光《史漢求是》、吳敏樹《史記別鈔》、李光地《古文精藻》等30種。然而張新科計算方法，是將古文選評與專評《史記》之書合計，但其所開列古文選本尚有關漏，並且古文選本的選評份量實無法與專著相當，其說可作為按圖索驥之參考。張新科：〈論清代的《史記》文學評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5卷第1期（2016年1月），頁57-65。

<sup>9</sup> 《史記菁華錄》作者或作姚苧田，學界公認為同一人，出版時或作二稱。關於《史記菁華錄》編著者稱呼淵源，詳見鄭海虹：《史記菁華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頁22-25。

論，比如吳見思《史記論文》、姚祖恩《史記菁華錄》等，進行分析<sup>10</sup>，未有清代《史記》評點的整體觀照。

清人的《史記》評本，近年來陸續出版，主要有「《史記》選本叢書」與程餘慶《史記集說》。「《史記》選本叢書」由渭南師範學院的《史記》研究團隊合作，前後點校出版的清代《史記》評本，包括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湯諧《史記半解》、儲欣《史記選》、李晚芳《讀史管見》等，因此也開始有部份評家的評本成為研究新熱點，包括李小梅《牛運震《史記評注》評點研究》<sup>11</sup>、葉枝青《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sup>12</sup>，以及魯麗《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sup>13</sup>等，對於新出版清代《史記》評點專著的評點體例、成書背景、文學評論等，皆有所分析歸納。除了出版紙本外，隨著數位人文學的勃興，典藏數位化公開的浪潮，許多《史記》評本也已可上網檢索全文影像，包括孫琮《山曉閣史記選》、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筆》等，更因為許多過去庋藏於圖書館的文獻被公開，增添了更多研究的素材，清代《史記》評點研究將能加速推動。

筆者長年蒐集關注清代《史記》評本資料，試圖整理出一較為齊全的匯評本。在匯評過程中，筆者發現評家之間，常有引用的情形。而評語引用的狀況，並不僅限於上述匯纂、集評、集說等著作，

---

<sup>10</sup> 張富春：《吳見思《史記論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景浩：《《史記論文》批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09年）、左芳霞：《史記菁華錄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鄭海虹：《史記菁華錄研究》。

<sup>11</sup> 李小梅：《牛運震《史記評注》評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sup>12</sup> 葉枝青：《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6年）。

<sup>13</sup> 魯麗：《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8年）。

即便是各家評本，也有引用他說的情形。引用之中，又可分為具體指稱出處的明引，以及未說明出處、卻說法重出的暗用二種，因此筆者針對幾部重要的清人《史記》評本，就其引用他說的情形，進行統計。借助數位人文社會關係網絡的可視性方法，分析清代《史記》評點的系譜。SNA 原本是社會關係的研究方法，近年來數位人文學者嘗試援引這項技術，作為文學文本分析的利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趙薇曾經使用 SNA 的技術從事文本分析繪圖，他先從小說中角色人物和他們社群化的情況思考，運用 Gephi 繪製 SNA 網路圖，然後從圖中藉以皆是小說重要角色及其階層流動狀態，以及這種流動性所提供的敘事功能和歷史事件的關聯，<sup>14</sup> 深具啟發意義。

筆者希望能夠透過可視性關係網路的繪製，歸納分析其閱讀接受的脈絡，藉以為各評家進行《史記》評點史之學術定位。以豐富《史記》評點之內涵，補充清代《史記》學的研究成果。

## 二、清代《史記》評點閱讀接受研究方法

筆者借助數位人文工具，繪製評本間的引用網路，在此先說明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首先，是清代 15 種清代重要《史記》評本的文本建構。筆者將《史記》評點較集中、且有引用或被引用的評本建檔，如下表一所示。

---

<sup>14</sup> 趙薇：〈社會網路分析與「《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山東社會科學》，第 9 期（2018 年 9 月）、趙薇：〈網路分析與人物理論〉，《文藝理論與批評》，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38-46。

表一：清代《史記》評本表

編號	作者	作者 生卒年	書名	版本 時間	版本
1	吳見思	約 1621 -1686	史記 論文	1686 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2	孫琮	約 1623 -1705 <sup>15</sup>	山曉閣 史記選	康熙（1654- 1722）刻本	哈佛大學館藏重刊 山曉閣古文全集本
3	李晚芳	1691 -1767	讀史 管見	1707 <sup>16</sup>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1
4	蔣善	康熙 時人	史記 匯纂	1705 <sup>17</sup>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4
5	湯諧	1611 -1724	史記 半解	1713 <sup>18</sup>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0

<sup>15</sup> 孫琮生卒年，據王建玉：《孫琮及其文學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8 年）研究結果補入。

<sup>16</sup> 李晚芳自序於康熙丁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據衣若蘭考訂，本書自序時她年方十五歲，而庚寅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她十八歲時，又寫了〈讀史摘微〉一文，因此推測《讀史管見》約作於康熙四十六至四十九年左右，也就是 18 世紀初期。該書最終由晚芳之叔李履中與梁景璋共同校訂，梁焯付刻，於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刻。詳見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5 年 6 月），頁 179。

<sup>17</sup> 《史記匯纂》又名《同菴史匯》，北京商務印書館點校出版為 1705 年版，另有 1692 年思永堂刊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sup>18</sup> 湯諧：《史記半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8。



編號	作者	作者 生卒年	書名	版本 時間	版本
6	姚祖恩	約乾隆 時人	史記 菁華錄	172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
7	浦起龍	1679 -1762	古文 眉詮	1744	清乾隆 9 [1744] 三吳書院刻本
8	何焯	1661 -1722	義門 讀書記	1751 <sup>19</sup>	北京：中華書局，1987
9	王又樸	1681 -1760	史記七 篇讀法	1754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7
10	牛運震	1706 -1758	史記 評注	1754 <sup>20</sup>	北京：中華書局，2014.2
11	儲欣	1631 -1706	史記選	1773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7
12	方苞	1668 -1749	史記 評語	1851 <sup>21</sup>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sup>19</sup> 《義門讀書記》為此書為何氏卒後門人整理而成。初由子雲龍、從子堂與門人沈彤等於乾隆十六年（1751）整理部分校勘成果，六卷本。其後，蔣維鈞蒐集增補，乾隆三十四年（1769）完成《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本。

<sup>20</sup> 牛運震設教晉陽時所著，而改定於少陵臺畔者也。牛鈞：《史記評注·識語》，收錄於牛運震：《史記評注》（清乾隆五十六年校刊本，空山堂藏板）。牛運震主講晉陽三立書院，為乾隆十九年（1754）事。呂珍玉：《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頁 62。

<sup>21</sup> 邵懿辰輯錄之《史記評語》，其輯錄之始末，據卷首〈序〉載：「甲辰、乙巳之間，馬平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亟錄存

編號	作者	作者 生卒年	書名	版本 時間	版本
13	王拯	1815 -1876	歸方評 點史記 合筆	1875	光緒元年（1875） 望三益齋刻本。
14	程餘慶	道光壬 午科 （1822） 副貢	史記 集說	1890 序 <sup>22</sup>	西安：三秦書版 社，2011.4
15	吳汝綸	1840 -1903	史記 集評	1914 <sup>23</sup>	臺北：中華書局， 1970

上表一之中，由於部分生卒年不詳，如編號 1、3、4、6、14 的吳見思、孫琮、蔣善、姚祖恩、程餘慶等五人待考，筆者僅能大至列出其生卒年，或以入仕年為基準，表格主要以古籍出版或序刻

之。」邵懿辰輯錄之《史記評語》一卷，乃自王拯購得《史記》評本抄錄而得。邵懿辰以他人傳錄之望溪評本為底本，選方苞評點《史記》與義法相關文字，輯錄成《史記評語》一卷，被戴均衡以《集外文補遺》之形式，附錄在《全集》三十二卷本之中，於咸豐元年（1851）出版。然據序中「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云云，知方苞評點《史記》文字，以鈔本形式在士子間流傳，故方苞《史記評語》雖於咸豐元年晚出，但實際流傳當早於其時。詳見邱詩雯：〈方苞《史記評語》校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5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186。

<sup>22</sup> 程餘慶《史記集說》，書前有光緒壬辰（1892）錢鏞序，據序所言，其餘光緒庚寅（1890）即讀過此書，因此將其成書時間繫於 1890 年。程餘慶：《史記集說》（西安：三秦書版社，2011 年），頁 7。

<sup>23</sup> 書前有林紓〈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署於甲寅年（1914）。吳汝綸：《史記集評》（臺北：中華書局，1970 年），頁 2。

時代為準先後排序。

在評本文字建檔之後，接著整理評語引用他說的狀況，根據「被引用者」、「引用者」、「引用次數」、「卷號」四項，建置成表格。舉例而言，在〈五帝本紀〉中「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故著為本紀書首。」<sup>24</sup>一句，李晚芳評曰：

鍾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是作史之法。<sup>25</sup>

鍾指的是鍾惺，鍾惺將太史公語分為作史原理與方法，李晚芳在此原文下，引鍾惺評語以述代作，則此評故可採記成李晚芳明引鍾惺一次。這類的狀況，據筆者初步統計，共得 234 種引用情形，1381 條引用資料。

在獲得引用資料之後，以數位人文社會關係網路分析方法，建置評家評本引用統計表，繪製引用關係網路圖，作為分析基礎。筆者將評家視為社會關係網路方法中的節點（node），節點與節點間的關係線（edge）就是引用情形，將引用次數視為權重（weight）。

由於節點（node）與關係線（edge）數量綿密，有礙閱讀，因此筆者將網絡中僅引用一次的關係隱藏後，得出下表二：

表二：清代《史記》評本引用數與節點統計表

	引用數	節點數
吳見思	3	2
孫琮	5	2
李晚芳	202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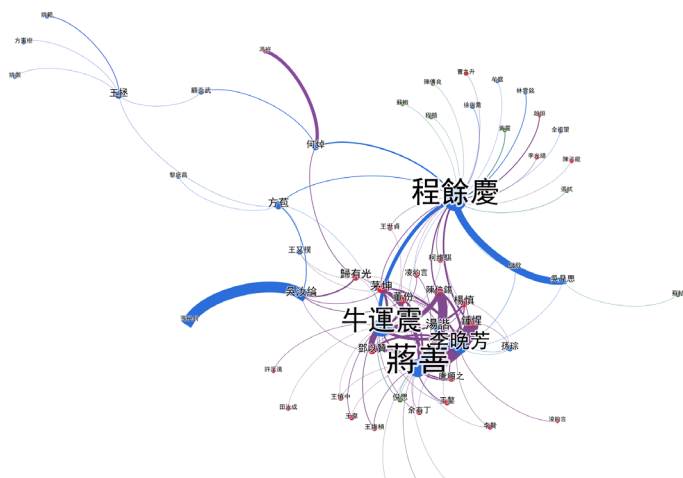
<sup>24</sup> 司馬遷：〈五帝本紀〉，《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6。

<sup>25</sup> 李晚芳：《讀史管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3。

	引用數	節點數
蔣善	373	19
湯諧	25	8
姚祖恩	0	0
浦起龍	0	0
何焯	42	3
王又樸	6	3
牛運震	236	21
儲欣	0	0
方苞	0	0
王拯	6	3
程餘慶	215	29
吳汝綸	132	6

表二是清代《史記》評本引用數與節點統計表，引用數表示該評本中引用他說的次數，節點數則是引用他說的人數。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中儲欣、方苞、浦起龍、姚祖恩四人引用述與節點數皆為0，表示其評本中，未見其引用他說的情形，然而其評語卻被其他清代評本所引用，換言之，儲欣、方苞、浦起龍、姚祖恩是其他幾本評本的節點。不過為了顯示總體清代評本引用他說狀況，仍將三種列入表二。

在獲得表二的統計數量後，我們將統計表用 Gephi 軟體，繪製出關係如下圖：



圖一、清代《史記》評本引用他說關係圖

上圖一共有 58 節點 112 條關係線。節點是評家；關係線是曾有引用的情形；關係線的粗細與評語引用次數正相關。為求能從圖中取得更多解讀詮釋的提示，筆者將評家依照時代分色，宋代評家以綠色表示，明代以紅色表示，清代則以藍色標示。

以數位人文工具繪製評家引用網路，是觀察評本間閱讀接受的起點。除了關係線條的連結外，更可參考網路的量化數值，以節點的中心度（centrality）思考網絡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個人。<sup>26</sup> 連結中心度指與其他節點連結的程度，連結越多，其連結中心度越大。筆者設定圖一連結中心度數據與節點大小連動，可以看到蔣善、程餘慶、牛運震由於是集評本，所以具有連結中心度的先決條件，因此節點的大小明顯大於其他評家節點。除了集評之外，有部份評家有具有節點中心度的屬性，如王孫祺評本，引用顧炎武、方苞、姚範、姚鼐、方東樹等評家，則知其評本也有串連、集成上述各家評語的特點，

<sup>26</sup> 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第 20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79。

因此也形成一個子群。

除了節點中心度，SNA 圖的節點間的距離，以及節點間的密度，也是觀察的指標。節點間的距離越近，代表引用關係越緊密，反之，越疏離，則表示擴散出去的節點與中心的節點較無直接關係。而就節點密度而言，湯諧、李晚芳、蔣善、牛運震等人，時代相近，同時擅長透過引用他說，來詮釋自己的觀點。而同樣以引用他說、具有匯評性質的程餘慶，在引書取徑上，就與前面湯、李、蔣、牛有所不同，因此與幾人在圖形中的密度較分散，而偏離在圖形的右上角。

在獲得清代《史記》評本引用關係網路圖後，我們獲得按圖索驥的線索，進一步分析關係網路圖呈現出的閱讀接受脈絡。

### 三、清代《史記》評本引用關係分析

#### (一) 蔣善、湯諧、牛運震的評點引用

從評點引用關係圖中可見，圖形有三個高中心度的節點，成為圖一最密集的引用網路。而三個節點，分別為蔣善《史記匯纂》、湯諧《史記半解》、牛運震《史記評注》三種。

上述三書曾引用大量他說，並集中引述明代評家評語。筆者將三書襲用前人評語的狀況，統計表列如下表三：

表三：蔣善、湯諧、牛運震等評本引用前評統計表

	宋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清	清	清	清	清					
被引用	倪思	王鑿	陳沂	康海	楊慎	柯維騏	王章	田汝成	王維禎	唐順之	歸有光	王慎中	董份	茅坤	凌約言	王世貞	余有丁	李贄	程一枝	許學遠	鄧以贊	鍾惺	陳仁錫	吳見思	孫琮	方苞	引用數	節點數	
蔣善	3	7	3	2	11	-	2	-	5	12	4	12	17	34	5	-	3	2	3	-	45	129	84	-	-	-	-	373	19
湯諧	-	-	-	5	2	-	-	-	3	-	-	-	3	3	-	-	-	-	-	-	3	4	-	-	2	-	25	8	
牛運震	4	3	-	-	18	2	5	2	6	11	2	2	18	22	5	2	4	-	-	4	54	28	40	2	-	2	236	21	

表三之中，上方各欄是被引用者，可以看見除了倪思、吳見思、孫琮、方苞四人之外，其餘 22 家，皆是明代的評家。這雖然和明代評點學風興盛狀況正相關，但同時，也可藉此觀察清初評家受到明代評家影響的狀況。

首先是蔣善的《史記匯纂》。蔣善，明末清初時人，字元長，號同菴，廣陵人。明末舉孝廉。易代之後，未曾出仕。其《史記匯纂》又名《同菴史匯》，稿藏於家，序於 1692 年，其孫繩武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於思永堂刊印。<sup>27</sup> 由於蔣善是明末清初的人，因此其引用評點資料，未收入清代其他評家，而以明代評家為主，而能繪製出圖二的比例圖。

從表三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蔣善評本中引用最多為鍾惺 129 條最多，佔 36%；其次是陳仁錫 84 條、鄧以贊 45 條，分別佔 23% 和 13%。鍾惺、陳仁錫都是晚明小品文的代表，小品文講究獨抒性靈，<sup>28</sup> 因此，在評點《史記》時，也注重個人性情與《史記》審美趣味的交互作用。而鄧以贊私淑王陽明，亦強調心學。蔣善特別選用幾人評語，則實踐在其點評司馬遷心志與「愛奇」<sup>29</sup> 的部份。如其評〈遊俠列傳〉論贊，則引鄧以贊「激詭之論，而以抑抗出之，似與非與，似排非排，奇態溢出，文氣特矯健甚」、鍾惺「為遊俠昭雪得明白，正見自己推許不苟耳。此文人自愛其品

<sup>27</sup> 黨藝峰：〈史記匯纂前言〉，《史記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6。哈佛燕京圖書館依照其序，出版年係於 1692 年，在此從點校本前言。

<sup>28</sup> 晚明陸雲龍所編《十六名家小品》，可謂倡導性靈作者的一部選集。陳仁錫、鍾惺皆收入其中。其文學主張傾向師心說，主要概念在於「性靈」。陳煒舜：〈陳仁錫及其《楚辭》眉批考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4 期（2012 年 1 月），頁 202。

<sup>29</sup> 黨藝峰〈史記匯纂前言〉，《史記匯纂》，頁 7。

也。」語，<sup>30</sup>作為尾評，顯示出他注重從作品中閱讀作家人品的特點。

清初引用前評較集中者，其次還有湯諧的《史記半解》和牛運震的《史記評注》。湯諧（1661-1724），初名大成，字展文，號懷村，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了《史記半解》，時年五十二歲。雍正二年（1724）中舉，不久去世，終年六十二歲。<sup>31</sup>牛運震（1706-1759），字階平，號真谷，又號空山先生，山東人，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乾隆元年（1736）召博學鴻詞，不遇。三年授甘肅奉安縣知縣，十年調平番縣知縣。曾在甘肅隴川書院、皋蘭書院、山西晉陽書院、河東書院、山東少陵書院講學。《史記評注》成書於設教晉陽書院之時，改定於歸鄉之後。<sup>32</sup>和蔣善的《史記匯纂》相較，湯諧的《史記半解》與牛運震的《史記評注》引用較平均，除陳仁錫、鄧以贊外，楊慎、董份、茅坤也是二人較常引用的對象，展現出與蔣善不同的批評取向。

湯諧、牛運震二書也因為成書較晚，故在收錄前人評語方面，除了宋、明評語外，也有清人評語被襲用的狀況。從上表中可看到，湯諧《史記半解》引述孫琮《山曉閣史記選》，而《史記評注》則收錄了方苞的部份評語。雖然次數皆只有二次，但可以從此得知在康熙後期到乾隆初期，孫琮、方苞二人的評語已經逐漸流傳，逐漸發揮影響力。

在統計蔣善、湯諧、牛運震三人的《史記》評本時，不難發現，他們大量徵引明人評語。然而，在這引用的背後，是否存在有關係

<sup>30</sup> 蔣善：《史記匯纂》，頁 153。

<sup>31</sup> 韋愛萍：〈史記半解前言〉，《史記半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 7-8。

<sup>32</sup> 崔凡之：〈空山堂史記評注校釋前言〉，《空山堂史記評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1-2。



圖中隱藏的連結中心度呢？謂連結中心度乃是社會關係網路中，網絡核心所在；而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則指出網絡中的聯絡人。<sup>33</sup> 如果用中介中心度的概念來思考評本間閱讀接受的關係，那麼，蔣善、湯諧、牛運震三人大量徵引明人評點，是否代表三人皆一一閱讀到眾多明人評本？抑或是參考類似《史記評林》的集評之作？筆者比對表中三人引書與《史記評林》所收書，初步發現倪思、王鏊、陳沂、康海、楊慎、柯維騏、王韋、田汝成、王維楨、唐順之、歸有光、王慎中、董份、茅坤、凌約言、王世貞、余有丁等 17 家，《史記評林》皆有所收入；而李贄、程一枝、許孚遠、鄧以贊、鍾惺、陳仁錫、吳見思等 7 家，《史記評林》則以補遺的形式錄入，僅有較晚的孫琮、方苞不同。因此，就此引書重疊的狀況而言，大大增加了《史記評林》被三者閱讀接受的可能，需留待進一步將評語一一比對，方能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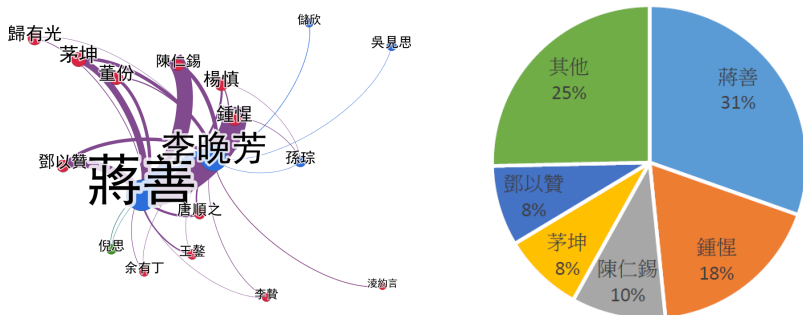
## （二）李晚芳評本大量參考蔣善評點

同樣的中介中心度，我們也可以用來思考蔣善與李晚芳的問題。李晚芳（1692-1767），廣東順德龍津堡人。父親李心月，年二十歸碧江梁永登。晚芳少從姐習經史，著有《女學言行纂》、《讀史管見》、《鄉俗居喪闢謬》、《釋古周禮》、《續女誡》等書，其所居曰「菴猗園」，晚號「菴猗老人」。李晚芳《讀史管見》自序原著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其實年方十五歲。今可見《讀史管見》版本有四，包括：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印本、安政三年（1856）和刻本、明治年間和刻印本、民國周氏師古堂影印本，<sup>34</sup> 本文採用的是北京商務

<sup>33</sup> 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頁 79

<sup>34</sup>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

印書館據安政三年和刻本整理的版本。



圖二、《讀史管見》引用他說關係圖 圖三、《讀史管見》引用比例圖

我們將圖一的關係圖，以李晚芳為中心，根據 Ego Network 篩選聚焦，會得到李晚芳《讀史管見》引用他說關係圖，如圖三。由於節點標籤大小，與中介中心度數值連動，中介中心度類似關係網路中的轉運站，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不難發現李晚芳在整體關係圖中的標籤十分明顯，其與蔣善間的節點距離十分接近，正說明了二評本間，關係十分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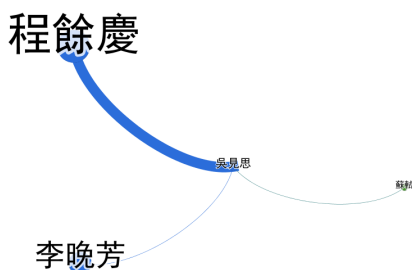
在李晚芳引用的資料中，頻率最高的就是蔣善，其次是鍾惺，再來是陳仁錫。這和蔣善《史記匯纂》中的引用排序，完全相同。筆者統計李晚芳引用他人評語，共 217 次，其中，引用蔣善評語共 66 次，鍾惺 39 次，陳仁錫 21 次。換算成百分比，可得上圖三。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李晚芳引用蔣善高達 31%，而鍾惺、陳仁錫、茅坤、鄧以贊以外的其他諸家，只有 25%。因此，就中介中心度展開調查，則蔣善對於李晚芳的影響，可想而知。

對比蔣善《史記匯纂》和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引用書籍，李晚芳的評點明顯多了清初三位重要評家孫琮、儲欣、吳見思，引用次數

雖然分別只有 2 次、3 次、2 次，但可以就此確知，李晚芳除蔣善的評點外，更吸收了清初部份的評點成果，而體現了《讀史管見》之中。

### （三）孫琮、儲欣、吳見思被清代評家引用的狀況

與蔣善、牛運震、李晚芳引用他說不同，清初還有幾位《史記》評家，在圖一的關係網絡中，呈現出被引用的狀況。這種情形，主要包括吳見思、儲欣和孫琮三人。



圖四、吳見思閱讀接受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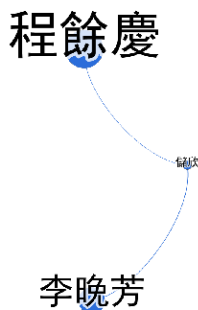
吳見思（1621-1680），字齊賢，江蘇武進人。著有《杜詩論文》、《杜詩論事》、《史記論文》等。《史記論文》一書，在康熙年間作者在世時未能刊印，序於 1686 年，直到光緒十二年（1886），方由桂垣書局刊印發行。<sup>35</sup> 因此可以推知，1686 年應已成書，而正式付梓則要等到 1886 年。然而，儘管吳見思《史記論文》一書，正式出版較晚，但是由於在《史記評林》增補的過程中被收錄，因此其流傳，當要早的許多。

吳見思引用他說並不多，筆者統計《史記論文》一書，引用前

<sup>35</sup> 陸永品：〈史記論文前言〉，《史記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

人評語，僅有蘇軾 2 次、歸有光 1 次，據此可知，吳見思的評點，乃自鑄偉詞，以己意出之。其成果，如圖四所示，被道光年間程餘慶《史記集說》大量引用，共 63 次，佔全書引用率 26.69%。<sup>36</sup>

與吳見思相似，少引用前人的清初評家，還有儲欣。儲欣（1631-1706），字同人，曾辟在陸草堂教授後學。《史記選》為其家塾文學選本，編者最初選 19 篇，晚年在家教習孫輩讀書，擴充 57 篇的規模，並以乾隆癸巳（1773）同文堂刻本為底本，重新刻印，是康雍乾時代較有影響的《史記》選本之一。<sup>37</sup>



圖五、儲欣《史記選》閱讀接受關係圖

儲欣的評本，被李晚芳《讀史管見》和程餘慶《史記集說》所收錄。其中，李晚芳明白指出引用儲欣評語有 3 條，程餘慶明引儲欣評語則有 2 次。圖五節點及其標籤大小，反應該書引用評家評語加總，由於程餘慶之書為匯評的性質，引用評家較多，因此呈現較大的標籤。這類明引的狀況，如李晚芳評〈六國年表〉「後有君子，

<sup>36</sup> 程餘慶《史記集說》共引用 236 筆前人評語，以吳見思《史記評語》最多，共 63 筆。

<sup>37</sup> 儲欣：《史記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8。

以覽觀焉」<sup>38</sup>句，儲欣評曰：「風雨合離，浪潮上下」，而李晚芳總評該篇云：

儲《選》評曰：風雨離合，波瀾上下。<sup>39</sup>

儲指儲欣，李晚芳明引儲欣《史記選》文字，即說明她以述代作，贊成儲欣對於文脈的點評。李晚芳這類型的明引3處，分見《讀史管見》評〈三代世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

值得注意的是，李晚芳《讀史管見》明引儲欣評語雖然只有3處，但在該書的夾注眉批中，李晚芳常有與儲欣相似的評語，卻未標記引用他說。如同樣在〈六國年表〉序中，「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一句，儲欣夾評「忽出奇峰」<sup>40</sup>，李晚芳亦於此處評曰：「證上，忽出奇峰」<sup>41</sup>；〈秦楚之際月表〉序中「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sup>42</sup>一句，儲欣夾批「一『亟』字立論」<sup>43</sup>，李晚芳亦旁批「暗含『天』字，一『亟』字立論」<sup>44</sup>。由是可知，李晚芳有參考儲評，補充說明為己說的狀況。同樣雷同、暗用的狀況，也大量出現在《讀史管見》中評〈封禪書〉、〈平準書〉，據筆者初步統計，這類評語雷同，疑似暗用儲評的狀況，約48處，值得後續比對研究。

最後還有孫琮的《山曉閣史記選》<sup>45</sup>。孫琮（1638-約1705），

38 司馬遷：〈六國年表〉，《史記》，頁486。

39 李晚芳：《讀史管見》，頁39。

40 儲欣：《史記選》，頁30。

41 李晚芳：《讀史管見》，頁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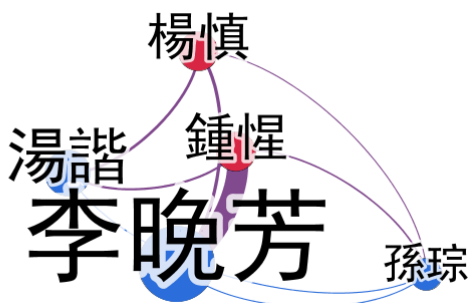
42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史記》，頁759。

43 儲欣：《史記選》，頁32。

44 李晚芳：《讀史管見》，頁41。

45 《山曉閣史記選》為《山曉閣古文全集》卷13-16。

字執升，號寒巢。浙江嘉善人，諸生。以隱士自於「山曉閣」，古文評本時人爭相傳閱。觀察孫琮《山曉閣史記選》引書及其被引用狀況，如圖七。可知其引用前人評語，主要為楊慎、鍾惺二人，而僅各有 2 次、3 次，可知孫琮評語，多不稱引前人，而多個人創見。



圖六、孫琮《山曉閣史記選》引用關係圖

在圖六中，我們亦可看見孫琮的評語被湯諧、李晚芳二人引用。湯諧《史記半解》曾在〈遊俠列傳〉、〈太史公自序〉二篇，引用孫琮的尾評：

孫執升<sup>46</sup>曰：論遊俠之義，當以朱家為正，乃論斷略之，而獨言郭解。又傳中兩提解為人，豈以翁伯族誅，人易指摘，故作者特為多其辭歟？<sup>47</sup>

<sup>46</sup> 點校本作「孫執中」，當為「孫執升」誤。湯諧：《史記半解》，頁 416。

<sup>47</sup> 本段據孫琮《山曉閣古文選》康熙刻本校正。點校本：「論遊俠之義，當以朱家為正，乃論斷略之，而精長郭解。又傳中兩提解為人，呈以伯翁族誅，人易指摘，故作者特為多其辭歟？」，文字略有小異。就文義判斷，當依照孫琮《山曉閣古文選》康熙刻本。見湯諧：《史記半解》，頁 416。孫琮：《山曉閣選古文全集》，第 8 冊卷 16（美國：哈佛大學館藏康熙刻本），頁 44。

孫執升<sup>48</sup>曰：此是一部《史記》百三十篇序文，蓋太史公自撰一篇列傳也。讀過一部《史記》，方許讀此文；亦必熟讀此文，方可讀一部《史記》。<sup>49</sup>

〈遊俠列傳〉寫朱家、劇孟和郭解的故事。三人之中，朱家、劇孟皆被稱名於世，而郭解卻因被事被牽連，其翁伯家族的人被朝廷誅殺。孫琮認為司馬遷寫三人傳記的精神，當以朱家為首，但在論贊之中，卻只提郭解，似乎有同情他名聲，為其平反之意。湯諧引用孫琮評論，則以述代作。同樣的道理，湯諧也引用孫琮將〈太史公自序〉，視為太史公自述列傳一篇的評語，作為尾評，表達其贊同意見。

與湯諧相同，李晚芳《讀史管見》評〈貨殖列傳〉，亦引用孫琮尾評作眉批：

孫執升曰：「讀《史記》當先讀〈平準書〉，方可讀〈貨殖傳〉」。<sup>50</sup>

〈平準書〉以時間為軸線，寫漢興以來，經濟發展與國家經濟相關政策之變遷。〈貨殖列傳〉則舉著名商人為例，注重區域經濟與人情風俗的探討，〈太史公自序〉云：「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體現了司馬遷一定程度自由經濟的思想。因此〈平準書〉和〈貨殖傳〉二者互為表裡，可互相補充發明。孫琮認為，二者之中，當先讀〈平準書〉，先從大方向了解經濟制度的變遷，再讀〈貨殖列傳〉，以掌握地方風土

<sup>48</sup> 點校本作「孫執中」，當為「孫執升」誤。湯諧：《史記半解》，頁 450。

<sup>49</sup> 湯諧：《史記半解》，頁 450。孫琮《山曉閣古文全集》本「撰」作「撰」，見孫琮：《山曉閣選古文全集》，頁 63。

<sup>50</sup> 李晚芳：《讀史管見》，頁 217。

細節。除了能夠全面知悉經濟史之外，同時，也才能掌握司馬遷在二篇行文中的微言大義。李晚芳用孫琮語，支持其觀點，以眉批聊備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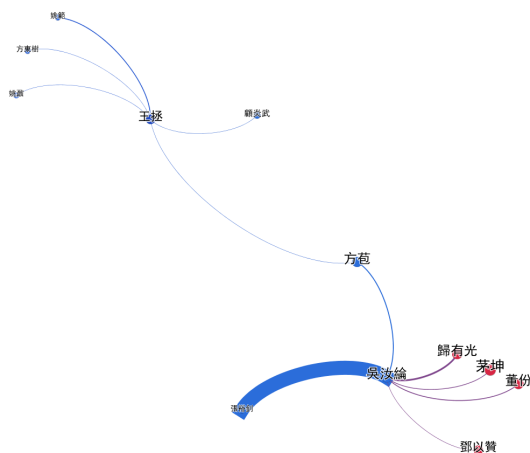
儘管湯諧、李晚芳引用孫琮評語，僅有三次，但這三次的引用，卻可以幫助我們確認為孫琮《山曉閣史記選》一書出版時間座標的定位。孫琮為康熙時人，根據王建玉《孫琮及其文學研究》<sup>51</sup>曾考據孫琮生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約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秋至四十四年冬之間（1704-1705）。現存孫琮《山曉閣史記選》，為康熙刻本，康熙朝為 1654 到 1722 年。湯諧《史記半解》撰成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晚芳《讀史管見》初稿成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就孫書被湯、李二人引用的事實推論，孫琮《山曉閣史記選》，當於 1707 年前即已流傳。而從先後成書的湯、李二書並無互相引用的狀況，亦可作為當時二書流通未廣的旁證，一直到後人著手整理鐫刻，方有被他書引用的狀況產生。

#### （四）桐城派評本成為子群

在圖一的系譜串連中，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左半部的引用，形成一個子群（subgroup），其特徵在於與其他節點關係較遠，並且就節點密度高的核心相比，位處圖一的邊陲，是個較封閉的系統。筆者將之獨立如圖七，與右半部大量引用明人評點不同。而這左半部的清代評家，包括方苞、王又樸、姚範、姚鼐、王拯、方東樹、吳汝綸、張裕釗等人，正是所謂桐城派，包含湘鄉派在內的人文群體。

<sup>51</sup> 王建玉：《孫琮及其文學研究》。





圖七、桐城派評本引用關係圖

桐城派是以方苞、劉大櫟、姚鼐為核心的文人群體，自方苞從《史記》提煉義法說之後，其後文人將《史記》視為古文典範，對於《史記》一書，留下評論甚多。我們先觀察圖七的上半部王拯的部份，王拯（1815-1876）<sup>52</sup>，字定甫，一字少鶴，<sup>53</sup>號儻甫、儻庵，別署龍壁山人，馬平人。道光辛丑（1841）進士，官通政使參議。師事梅曾亮（1786-1865），並多取法震川，深得桐城指歸，「嶺西五大家」<sup>54</sup>之一，著有《龍壁山房文集》八卷、《詩草》十七卷、《茂陵秋雨詞》

<sup>52</sup> 王拯卒年問題，一說為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即西元 1874 年 9 月 26 日。見劉漢忠：〈清代文學家王拯卒年考證〉，《辭書研究》，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92-93。

<sup>53</sup>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以「少鶴」為號。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歷代文話·卷 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337-9338。

<sup>54</sup> 嶺西五大家為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廣西五位「桐城派」古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呂璜、朱琦、彭昱堯、龍啟瑞、王拯。

四卷、《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六卷、《王氏族譜》一卷等。王拯身為姚鼐傳人梅曾亮的弟子，恪守家法師說，他因緣際會整理歸、方二家的評點，加上自己的觀點，合刊為《歸方史記合筆》一書。在《歸方史記合筆》一書中，除歸、方的評語外，更集中引用了姚範、姚鼐、方東樹的對於《史記》的看法，而未採文派外其他評家的說法，此為圖八上半部形成文派內部封閉系統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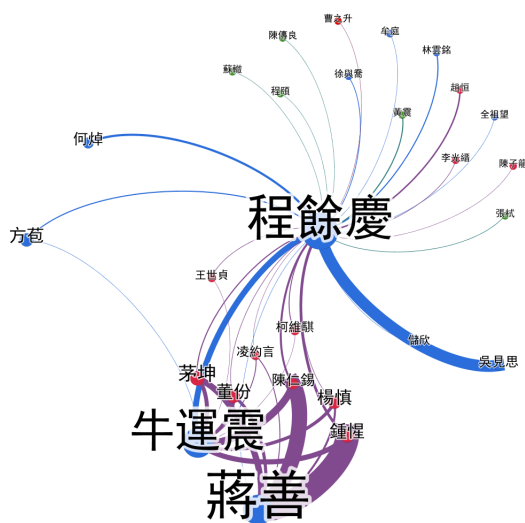
相較於王拯，晚清吳汝綸的《史記集評》，如同湘鄉派擴大桐城派文論範圍一樣，吳汝綸的收書也不再侷限於文派內部，呈現兼容並包的面貌。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一字摯父，同治四年（1865）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後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長期主講蓮池書院，晚年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創辦桐城學堂，是湘鄉派及桐城派後期主要代表作家。

吳汝綸的《史記集評》最主要收入張裕釗的評語，並且除方苞外，更兼採歸有光、茅坤、鄧以贊、董份等人的評語。歸有光本為桐城派遵奉的遠祖，茅坤和歸有光皆是唐宋派的代表，因此其評語被吳汝綸收入《史記集評》之中，仍屬於桐城文派內部的繫連。然而，吳汝綸的《史記集評》，更收入了董份、鄧以贊的評語，這與清代其他非桐城派的評家引用，並無二致。因此，可知桐城派自方苞評點《史記》，逐漸形成文派之後，在道咸時期，文派內部傳承引用較緊密，而到同光時代，已略有鬆動，而有兼採眾說的狀況。

### （五）程餘慶《史記集說》是清代較齊全的匯評本

與王拯、吳汝綸的收書量相比，程餘慶的《史記集說》較符合集大成的匯評概念。程餘慶，道光壬午科（1822）副貢。程餘慶曾分別在道光十九年（1839）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為《史記集

說》完成自序。光緒十六年（1890），錢鏞為該書圈點、勘誤、校刊、作序。然因時楚清末戰亂頻仍之世，幾經周折，迄至民國七年（1918），方由錢鏞交付上海交通圖書館坊方正式付梓。



圖八、程餘慶評本引用關係

圖八為程餘慶《史記集說》引用評家的關係圖。如圖所示，程餘慶引用評家時代，包括宋、明、清三代；就引用比例上，並未特別側重於明或清。再就引用次數上來說，以清代評家吳見思最多，其次是牛運震，可見其重視收入當代評家評語的編輯標準。可以未收入湯諧、李晚芳以及桐城派的評本，否則誠可謂是凌稚隆《史記評林》後，時代下修到清末，《史記》匯評較齊全的版本。

## （六）以連結中心度推論明代評家的清代影響力

最後，我們來思考明代評家評本在清代影響力問題。前已說明，集評本匯集各家評語，將其繪製成關係圖時，自然具有連結中心度

的特色。討論集評的連結中心度，這是從引用者的角度思考。但如果我們從被引用者觀察連結中心度，那麼，就能看出被引用者的影響力度。筆者將明代評家與清代評本引用關係製表，如下表四。

表四、明代評家被清代評本引用統計表

	孫琮	蔣善	湯諧	何焯	王又樸	李晚芳	牛運震	程餘慶	吳汝綸	節點數	引用次數
王鏊	-	7	-	-	-	2	3	-	-	3	12
陳沂	-	3	-	-	-	-	-	-	-	1	3
康海	-	2	-	-	-	-	-	-	-	1	2
楊慎	2	11	5	-	-	6	18	3	-	6	45
柯維騏	-	-	2	-	-	-	2	5	-	3	9
王章	-	2	-	-	-	-	5	-	-	2	7
田汝成	-	-	-	-	-	-	2	-	-	1	2
王維禎	-	5	-	-	-	-	6	-	-	2	11
唐順之	-	12	3	-	-	8	11	-	-	4	34
歸有光	-	4	-	6	2	2	2	-	12	6	28
王慎中	-	2	-	-	-	-	2	-	-	2	4
董份	-	17	3	-	-	6	18	3	6	6	53

	孫琮	蔣善	湯諧	何焯	王又樸	李晚芳	牛運震	程餘慶	吳汝綸	節點數	引用次數
茅坤	-	34	3	-	2	18	22	6	5	7	90
趙恒	-	-	-	-	-	-	-	8	-	1	8
凌約言	-	5	-	-	-	-	5	2	-	3	12
王世貞	-	-	-	-	-	-	2	3	-	2	5
余有丁	-	3	-	-	-	2	4	-	-	3	9
李贄	-	2	-	-	-	3	-	-	-	2	5
程一枝	-	2	-	-	-	-	-	-	-	1	2
許孚遠	-	-	-	-	-	-	4	-	-	1	4
鄧以贊	-	45	3	-	-	18	54	-	3	5	123
李光縉	-	-	-	-	-	-	-	3	-	1	3
鍾惺	3	129	4	-	-	39	28	15	-	6	218
陳仁錫	-	84	-	-	-	21	40	11	-	4	156
馮班	-	-	-	30	-	-	-	-	-	1	30
陳子龍	-	-	-	-	-	-	-	2	-	1	2

上表四的節點數，是明代評家被幾種清代評本引用的計數，引用次數則是評語條數的加總。其中，王拯《歸方史記合筆》一書，

其引用歸有光的方法是將其評點段落標出，並非引用其評語，因此暫未能統計入表四之中。就加總過後的評語數觀察，以鍾惺 218 條為最多；其次是陳仁錫，共 156 條；復次是鄧以贊，共有 123 條。由於清代《史記》評本各書規模不一，因此不能僅用加總過後的評語引用數，作為明代評家影響力的論斷。我們進一步檢視鍾惺、陳仁錫、鄧以贊的加總過程，不難發現，其總數之所以大於其他家，主要是受到蔣善《史記匯纂》的大量引用影響。因此，與其用被引用條目的加總數說明評家影響力，不如以被引用的節點數或連結中心度來思考影響係數。

上表四的節點數統計，以茅坤有 7 個節點數為最多，其次為楊慎、歸有光、鍾惺三人，各有 6 個節點。可知茅坤的《史記評抄》是清代評家引用前評的最大公約數，其次是楊慎、歸有光、鍾惺的評點《史記》。前面推論《評林》可能有隱藏中介中心度的性質，上述四種，皆被《史記評林》所收錄，但是儘管清代評家可能透過《史記評林》閱讀明代評家評語，我們仍可就各評家觀察，自其被取決去取的差異，觀察明代《史記》評家在清代的閱讀接受狀況。換言之，就清人的閱讀接受明代《史記》評家而言，以茅坤、楊慎、歸有光、鍾惺為大宗。

#### 四、餘論

評點是流行於明、清的文論形式。在前後七子的古文辭派、唐宋派、桐城派的學術接力中，《史記》的文章義法不斷被關注，而有眾多評本問世。前人研究閱讀接受，多就文論內在理路的梳理薪傳脈絡，這樣的研究方法固然能夠細讀分析文論的發展，但面對整體明清評家彼此間的影響問題，卻難免有見樹不見林的侷限性。

本文嘗試用結合傳統文獻與數位人文研究方法，統計幾部重要清人《史記》評本中，引用前人評語的次數，運用數位人文 SNA 網路分析方法，繪製出《史記》評家間的關係網路圖。試圖量化的方法，建構學術座標，釐清評家間的閱讀接受脈絡，觀察幾部評本的學群特性。而獲得以下幾點心得：

一、辨別評本時間：透過引用、被引用的情形，可以觀察評本的先後時代，進而為評本出版時間進行定位，孫琮的《山曉閣史記選》即為此例。該書大量為清代評家所引用，但孫琮卒年不詳，現存《山曉閣史記選》刻本，亦未註記具體的出版時間，筆者從李晚芳《讀史管見》和湯諧《史記半解》的成書年代，以及二書引用孫氏評語推論，孫琮《山曉閣史記選》，當於 1707 年前即已流傳。故就引書狀況探討，可用以釐清評本流傳時間。

二、考察評本屬性：本文所處理的評本，大致可分為引用前說和自鑄偉詞二類。清代評本中，除本以集評編纂的匯評本，如蔣善《史記匯纂》、牛運震《史記評注》、程餘慶《史記集說》、吳汝綸《史記集評》外。透過節點中心度的觀察，會發現部份評本亦有大量引用他說的情形，如李晚芳《讀史管見》、湯諧《史記半解》、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筆》等，亦是引用大量他說來證成自己的觀點。與之相反，清代有另一類自鑄偉詞的評家，則較少襲用前評，如：儲欣《史記選》、孫琮《山曉閣史記選》、吳見思《史記論文》、方苞《史記評語》，即是這類的評家，而往往有警句，被其他清代評家所引用。

三、釐析評本系統：根據評本的引用評語狀況，我們可藉此觀察評家的學術取向，進而釐析清代有三大評本系統，即桐城派與非桐城派兩種。桐城派系統評本，以方苞評語為開宗，串連王又樸、

姚鼐、姚範、方東樹、王拯、張裕釗、吳汝綸等人。另一個非桐城派的系統，則以牛運震、蔣善、李晚芳等人為核心，大量引用唐宋派、竟陵派的評語，在前人基礎之上，再補充自己的觀點與論述。

四、歸納評家影響力：探討評家影響力，可從內部文論薪傳、外部圖書流通等方面思考。筆者嘗試用連結中心度，思考明代評家對清人的影響。透過節點數統計，發現清人的閱讀接受明代《史記》評家，以茅坤、楊慎、歸有光、鍾惺為大宗。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李晚芳暗用儲評的方法，在整理資料過程中，筆者發現不同評家在同一文本下，有相同的評語，並未標示出處。這類雷同、暗用的引用狀況，筆者初步統計共得 44 種引用情形，330 條引用資料。這些評語，涉及更多精細的比對工作，需留待日後一一細部的比對，方能歸入引用系譜之中。

本文以量化的方式，從連結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分析歸納清代《史記》評本的引書狀況。筆者自知量化數據對於檢視評點薪傳理路，有其侷限性。然而透過數位人文工具的使用，此種嘗試廓清評本系譜所得到的心得，可作為後續文本分析、按圖索驥的指向。同時，其所獲得的數據成果與圖示，誠具有整體觀照明清《史記》評點薪傳的優勢，能豐富明清《史記》評點的研究內容，補充文本閱讀接受視覺化分析的實證成果。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1. 王拯：《歸方評點史記合筆》，望三益齋刻本，1875年。
2. 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3. 牛運震：《空山堂史記評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4.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6. 吳汝綸：《史記集評》，臺北：中華書局，1970年。
7. 吳見思：《史記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8. 李晚芳：《讀史管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9. 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0. 孫琮：《山曉閣選古文全集》，哈佛大學館藏康熙刻本。
11. 浦起龍：《古文眉詮》，三吳書院刻本，1744年。
12. 程餘慶：《史記集說》，西安：三秦書版社，2011年。
13. 湯諧：《史記半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14. 蔣善：《史記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15. 儲欣：《史記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左芳霞：《史記菁華錄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
2. 王建玉：《孫琮及其文學研究》，揚州：揚州大學，2018年。

3. 呂珍玉：《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4. 李小梅：《牛運震《史記評注》評點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
5. 章培恒、王靖宇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6. 張富春：《吳見思《史記論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7. 景浩：《《史記論文》批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09 年。
8. 葉枝青：《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6 年。
9.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趙薇：〈網路分析與人物理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 年 2 月，頁 38-46。
11. 鄭海虹：《史記菁華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17 年。
12. 魯麗：《李晚芳《讀史管見》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8 年。

### 三、期刊論文

1.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5 年 6 月，頁 173-217。
2. 邱詩雯：〈方苞《史記評語》校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5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185-206。

3. 陳煒舜：〈陳仁錫及其《楚辭》眉批考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4 期，2012 年 1 月，頁 199-230。
4. 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第 20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71-124。
5. 張新科：〈論清代的《史記》文學評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5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57-65。
6. 劉漢忠：〈清代文學家王拯卒年考證〉，《辭書研究》，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92-93。
7. 趙薇：〈社會網路分析與「《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山東社會科學》，第 9 期，2018 年 9 月，頁 50-64。

